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六十八回 五溪衣服共雲山

朱仁首要之急，便是想瞭解孤傲山主的事情。他調來檔案，仔細查閱。這位怪人的資料十分特別： 「編號：七八九三六四

「姓名：不詳
「性別：男
「年齡：不詳
「國籍：不詳
「住址：不詳
「父母：不詳
「配偶：不詳
「資產：不詳
「信仰：不詳
「黨派：不詳
「動機：不詳

「犯罪事實：二〇一八年，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拉莫鎮用極其「珍貴」的紅寶石，與聯邦調查局潛伏之幹員交換氫彈原料。

「審判結果：由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起，判處三百九十九年有期徒刑。

「服刑記事：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，被禁於科羅拉多國家重刑監獄。

二〇二〇年元月十日，轉移到金星第三類監獄。

「特殊記載：該人有特異功能，不肯開口，能抗拒十級酷刑。」

紅寶石朱仁沒有放在心上，卻對這位奇人的身世產生了莫大的興趣。他命令小胖子把山主的遺物都拿來，不幸因遭火燒水淹，所剩的衣物無一完整。

朱仁不死心，親自到山主的小洞中檢查。果不其然，那孤傲山主用他的指甲在壁上畫了不少圖畫，又寫了不少漢字，只是模糊不清，很難辨認。

朱仁便叫小胖子找幾個能書善寫的囚犯，叫他們原原本本、忠實地抄寫下來，原跡且不許破壞分毫。

大王有令，小胖子正好逞能顯威，在洞中招考專家學者，許以厚利。這一下轟動烏風洞，人人爭相走告，主上聖明，歌功頌德的良機難再。牢獄頓時成了聖洞，在這裡的工作人員搖身一變，都成為大王的文膽了。

小胖子將圖文並茂的各個抄本送到朱仁手上，竟是一篇篇洋洋灑灑、精采無比的廷試制策。儘管每個人的版本不一，內容各異，不過歌功頌德的文詞卻無分軒輊。

朱仁大異，把那幾位專家學者找來。細問之下，原來眾人各顯才華，既然沒有人看得清楚，正好想當然耳的自行發揮。

朱仁二話不說，一律打入水牢，讓他們清醒清醒。

正在無計可施之際，一個乾瘦的小老頭畏畏縮縮地呈上一張皺折不堪的紙頭，向朱仁叩頭說：「大王，小的不識字，只搨了一份，好像有些影子在上面。」

朱仁取來一看，雖不清楚，卻可看出大概。原來是一張地圖，以等高線勾勒出一座山峰，面北處山勢陡峭，下臨一大片平地。字跡雖模糊難辨，但峰側標著「六五〇〇」四個數字，倒還一目瞭然。

朱仁大喜，當場下令將老者釋放，老者卻說：「大王慈悲，小的不想回去。」

朱仁奇了：「那你要什麼？」

老者說：「小的想跟隨大王。」

「為什麼？這裡是監牢呀！」

「只要在大王身邊，監牢就是天堂！」

「怎麼可以這樣說？」

「小的在這裡混久了，每天聽他們閒扯人吃人的事，做人實在太辛苦了。再說像我這種人，不過能聚五穀雜糧之氣，要跟就得跟個大糧倉。」

朱仁想起剛來時，也聽過那些人高談闊論，這老頭說的倒是不差：「跟著我也未必好過，工作忙，事情多，我脾氣也大！」

「可是大王的頭髮是金色的、皮膚是白色的，老頭我多沾沾光也是好的！」

朱仁哭笑不得，對小胖子說：「給他換個白色監牢、金色用具！讓他吃喝不愁，容許他言論自由、進出自由！」

小老兒叩頭謝恩去了。

小胖子打慣下手，頗能察言觀色，知道朱仁對這地圖很有興趣，便道：「大王，小的在地球上有個親戚，頗知地理。這事就交給小的，保證能打聽出來。」

果然小胖子神通廣大，查出畫的是中國境內的崑崙山，位於新疆與西藏之間，北面那塊平地就是著名的塔里木盆地，正中有塔克拉干沙漠。那山峰高六千五百公尺，兩側卻有更高的山脈，將此峰夾在中間。山上積雪深厚，終年不化，人鳥不至。

朱仁心中一驚，《自毀神典》中曾道及必須在山洞修煉，而且山高最好是六千公尺以上。說不定那裡有理想的山洞，自己已能隨心出入，何不前去查探一番，如果合適，總比常年待在這裡好。

再說，孤傲山主曾言，有本奇書藏在朱雀洞中，莫非指的就是這裡？他死前在壁上畫圖，顯然是給自己指點明路，很可能朱雀洞就在此山。一方面看看那本奇書是怎麼回事，就便為自己物色一個可以修行的山洞，豈非一舉兩得？

朱仁立刻交待小胖子，他要到地球辦一件事，如果監獄有事，或者有任何重要的人物被關進來，得隨時與自己聯絡，說完他便離開了。

儘管朱仁神通廣大，來往金星與地球之間不過一天多的時程。但尋找這個虛無飄渺的朱雀洞，卻花了他整整五天的時間。

原來崑崙山是喀拉崑崙山的支脈，位於帕米爾高原東側，是中國、俄國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克什米爾的交界，其南是地勢高險的世界屋脊西藏。主峰喬戈里峰高八六一〇公尺，其他高於六千公尺的山嶽比比皆是。

厚雪深覆，觸目皆白，要在這裡找一座六五〇〇公尺的山峰已是不易，再要找出山中的一個洞穴，真可以說是大海撈針，雪山尋洞。

找了幾天，朱仁驍性大發，最後他使了個絕招，每到一處高度相似的山峰，他就施展神功，先將山頂陳年積雪震塌，再探視是否有山洞在彼。

這些山峰無不盈雪逾丈，經年在寒風吹襲下，外表堅硬如冰，而表層之下仍是鬆軟的雪花。一旦薄冰破裂，下層積雪就像流沙一般傾洩而下，人謂之雪崩，其危害較諸洪水颶風猶有過之。

朱仁大展威風，手揮一道紅光，向山峰頻掃，立見白雪紛飛，向四下散去。表層薄冰微光猶閃之際，底下一整片雪塊開始往下

滑落。一塊推動一塊，白皚皚的山峰開始移動，露出下面黑忽忽的岩石。

雪塊繼續下滑，範圍越來越大，先是堆高集眾，彼此傾軋。累積到一個程度，若是斜度陡增，雪塊猛然一衝，立即滑落下去。嘩的一響，但見驚霧成風，白浪叢生，整個雪塊化作飛瀑，宛如千軍萬馬直向山麓奔騰，轟隆砰湃，聲勢無與倫比。

朱仁幾曾見過這種奇景，他懸立空中，但覺群山應響，驚心動魄。耳聞轟轟隆隆之聲，眼見雪霧激濺翻飛，陣陣狂風撼人欲墜。

朱仁玩得興起，哪知利害，連續翻動了幾個山頭。只見群山震搖，雪霧迷漫，眼前茫茫一片，那朱雀洞更是無影無蹤。

「你在幹什麼？」一聲暴喝由身後傳來，朱仁一驚，忙回頭一看，一個鬚髮糾結的老頭，手持一根白玉般的棍杖，怒氣沖沖地瞪著他。

朱仁說：「我在找東西。」

「混帳！找東西？你可知闖了多大的災禍？」

「你才混帳！敢管我的事！」

「大膽！」話未說完，棍子已向朱仁攔腰揮來。

朱仁手一指，一束紅光迎向玉棍，但聞噹的一聲，兩人各自被震開兩步。這才知道，對方都不是弱者。

「你意欲如何？」老者蓄勢欲發。

「我在找一個山洞。」

「這裡山洞成千上萬！有個名字沒有？」

「朱雀洞。」

「找朱雀洞？為什麼？」

「我有一位老友孤傲山主……」

「仇峰？」老者驚叫起來。

朱仁搖頭說：「仇峰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死了，只留下一張地圖。我有些好奇，想看看這個洞是不是朱雀洞。」

老者的臉色嚴霜密佈：「他怎麼死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他不吃不喝，大概是餓死的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

「那你跟他說去。」

「一定是你害死的！」

「我害他做什麼？我還有好多問題要向他請教哩！」

老頭臉色時晴時陰，他低頭沉思了片刻，最後自言自語道：「好吧！那老小子走了！我也沒有必要混下去了！」他抬起頭，又問：「你為什麼要找朱雀洞？」

朱仁已經看出這老者是個端人，便也實話實說：「我是從一本書上看到的，要修煉神功就要找個山洞，那位山主說朱雀洞最理想。」

老頭睜大了眼：「書上說？什麼書？」

「《自毀神典》。」

「《自毀神典》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在你手上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唉！真該走了！」老者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你這種找法是不可能的，既然有這一層淵源，也罷！來！我帶你去！」

老者說罷，手一揮，朱仁覺得眼前一閃，兩人已身在異地。朱仁環目四顧，這裡是個群山環抱的山脊，東西走向，正好夾在內外兩條高大的山脈之間。由於峰頂較低，罡風難至，積雪不深，玉松蒼柏林立，奇石怪兀環繞，頗有清趣。

面前不遠處有一高大石洞，洞門緊閉，門上冰雪攢仄。門前一片平地上，積雪未溶，堅互似冰，便是他們所站的地方。

老者一揮手，門上冰雪紛紛墮落，露出斗大的暗紅篆書：朱雀洞。下面還有一行小字：道家七十二洞天之三十七。

老者說：「老夫佚名，外號雪山子，在此山修行已有數年。」

朱仁尚在參那幾個字，順口說：「我是朱仁，來自金星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余聞《自毀神典》問世之日，即是四九天劫之末世，朱雀列名六獸，兼列十二神，代表文彩吉祥。本洞封閉已屆千載，若非不世因緣，無法入內。倘閣下應運而生，但望上體天心，多以蒼生為念。」

朱仁乍見此洞，心中狂喜，宛如返鄉遊子，百感交集。他東看西望，完全沒有注意老者所言。等他說完，朱仁即道：「我們能進去嗎？」

老者說：「那要看閣下的造化了。」

「怎麼看我的造化？」

「此門設有禁制，老夫多次來此，均無法逾越。」

朱仁走到門口，正打算去推，豈知門已呀然而開。二人大喜，老者更是驚奇。進門一看，洞身穹隆，約有數十平方米大，呈八角形，洞壁嵌著七扇與大門同形的門，框上分別寫著：開，休，傷，杜，景，驚，死。

四壁蒼然，卻光明如晝，只是環顧不見光源。穹頂渾圓，其上畫有九宮圖，五數居中，八卦環繞於外。卦數屬後天，兩兩相對，中數為五，以三元直線對加為十五。正北為坎一，南對離九；坤二居西南，對卦東北之艮八；其東為震三，對應西之兌七；再轉東南之巽四，對應西北之乾六。

洞中隱聞風雷隆隆，七門緊閉，若石若金，精光明耀，上有凸起物各四十九個，似具動物之形。中央有一青石香爐，約有二人高下，香火早熄，而餘香氤氳。

香爐之後有十二對石桌石椅，每對分佔一區，呈正方形排列。石桌之上各有三套石牌，計分三類，第一類上書有：天乙，天空，天后，太常，太陰，六合，青龍，白虎，騰蛇，勾陳，玄武，朱雀。第二類則是十天干，第三類是十二地支。

雪山子一見，頷首道：「原來是奇門遁甲！」

「奇門遁甲？」

「你是西方人，自然不懂。這是中國人對世事分類的一種方法，依天之時，取地之利，人和之而動，不幸失傳久矣。」

「既已失傳，你怎麼知道是它？」

「坊間尚有殘卷，這頂上九宮與八卦相配，代表一掌中握。下應地盤十二方，以十二干支與十二神煞合。以天地之盤，順天時地氣以測吉凶，是稱奇門遁甲。」

「我還是不懂，為什麼叫奇門遁甲呢？」

「那就不是老夫所能懂的了，你可向電腦查詢，不過長久以來，各種叢書充斥，各說各話，真假難辨。」

朱仁眼尖，看到在寫著朱雀的石桌上，還多了一本書。他趨前拿近一看，是一本薄薄的筆記，封面寫著「奇門遁甲研究」六個大字，下面尚有落款：仇峰著於二〇〇六年，留待有緣人。

雪山子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到底還是仇老頭贏了，我自愧弗如。」

朱仁詫問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豈止認識？我們誼屬同門，數十年前我倆無心發現這個朱雀洞，卻不得其門而入。我們曾經打賭，看誰先進此洞，我一直想方設法，皆不得其門而入。沒想到他早進來了，而且參透了這奇門遁甲之法。」

朱仁見他對此書欣羨有加，又有引路之德，更兼曾是孤傲山主之友，便慷慨地說：「這樣吧！此書既屬貴友所有，我們一同來此，皆是有緣。何妨一同參詳，說不定能看出什麼道理來。你說如何？」

雪山子大喜，當下二人便將筆記分拆，在洞中同參。

原來孤傲山主的專長是高能物理，但對中土文化興趣極大，他窮究古籍，希望能以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一個頭緒出來。

所謂的奇門遁甲，實際上是一種截取時空係數的技術。但因中國傳統的文字過於重視概念，失去了中立的符號性質，頗不利於純數理的發展。結果便形成了動、靜的相對觀念；天、地、人的三才及六爻結構；天干地支的時間系統；四象、八卦、九宮的空間方位以及五行等的應用方法等。

中國老祖先由實驗中早已得知宇宙時空的結構關係，時間有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流程結構；空間則有長、寬、高的立體結構。為了應用方便，就取甲、乙、丙、丁為四符號，以甲為主體，設乙、丙、丁三者為變數，求取甲在變數中的各種變化關係。

這三個變數定義為「門」，三數為奇數，故稱「奇門」。由於必須在「門」中求取未知數之「甲」，故稱「遁甲」。兩者合稱，是謂「奇門遁甲」，也就是說，在三維的空間結構和三向的時間結構中，求出「自我為甲」的變數來。用現代化的術語來說，也就是將「本體」、「時間」、「空間」視為三種變數的三次聯立方程式。

瞭解了這一點，再將各種應用符號所代表的數系以及概念融會貫通，先求出九宮陣形，以中央之五為己，再對照八卦方位與四時節氣，就可以占出休咎吉凶。如此套用，占者可以省卻許多瑣碎的思考過程與精力，以專心判斷結果。

這一點，又涉及一些自然規律。因為地球運行於環繞太陽的黃道帶，依四時而分為十二節氣，每一節氣之氣象與個人所在的地球緯度有關。中國位於北半球溫帶，在歷史上，季候風雨因時不爽，對生命影響極大。從現代的觀點來看，氣候學涉及農業、軍事、經濟、政治已是不爭的事實，故奇門遁甲相當於古代的氣象學。

再就宇宙結構來看，能量、時間、空間是個體與整體之介面，人唯有透過這三者，方能與宇宙整體溝通，是以奇門遁甲可以說也是理解宇宙結構的另一個法門。

更進一步來看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無非攀高踩低。所謂高低也就是位置、能量與機會的多少大小，是取法自然且為人所認知的一種價值標準。

位置高者，居高臨下，可有多種便利，人心的攀高現象就是逐利。能量要多，聚多為力，有力者多得，易於攀高。至於機會，係來自時空的交會，往往可及而不可求，諸如出生的環境，遭遇的變化以及認知的得失等，無一能掌握己手。

奇門遁甲就是依自然法則、因人心認知而設計的一種取捨之道，用之於大，大得；用之於小，小得。所以歷代舉凡邦國之將興，往往有精通奇門遁甲之士於君側相佐。而最令人難以體認者，真正精通此道之人從不以為己謀利。既然得之不易，而獲利無幾，因之嚮往者多，學習者少。

二人互相學習討論，大有進境。朱仁發覺此中學問無限，偏偏又要分神修煉自毀神功，兩者難以兼顧。每次他暫停自毀神功的進修，未幾便覺得全身乏力，百骸欲散。朱仁方領悟孤傲山主所言，但事已至今，悔之不及了。

雪山子原有根底，加上能專心致志，學習得較快。朱仁以之為伴，不僅有照應，修為上也進益不少，便邀請雪山子搬來同住，一起修習。

雪山子嘆口氣道：「我原以為仇峰去了，我留此無益。後來看他的筆記，也只想瞭解憑什麼竟然輸他。現在想來，他的確高我甚多，真是人生處處皆學問。只是同門之間經常意氣用事，誰也不願服低。」

朱仁說：「我們意識門下也是如此，師父還鼓勵同門相殘呢！」

「自相殘殺？那多可怕！」

「正是這個原因，我必須自強自保。」

「既然你好意相邀，我也樂於從命，只是此洞因你而開，自應以你為尊！」

「你我還談什麼尊卑？您年高德劭，此洞理應屬你。」

雪山子堅持不從，最後兩人約定等奇門學通以後，再談其他。

此時兩人已略知奇門之理，但那七門依然緊閉，無法開啟。這一日，朱仁在洞門外散步，他望著大門上的陽光，突然靈機一動。中國人講究風水，因居於北半球，朝南可以多得陽光之利，但此洞有何理由，也要朝南呢？

如說要得到陽光，那是毫無必要的，因為大門常閉，且無窗戶。最可能的理由，是一種提示，表示這八門與地理有關。

如果設想正確，八門隨相應方位而定，那麼必然是季候因素。若係季候因素，則八門的陣圖必然可以季候的干支作為開闢的密鑰。

他再入洞觀察，果然不僅穹頂九宮方位和預料一樣，且各門順序也是以五行八卦的季候有關。如同：

北方坎水，數為一，主水，代表陰濕，是陰盛之極而陽生之地。

南方離火，數為九，主火，代表炎熱，是陽盛之極而陰生之地。

東方震木，數為三，主木，代表生機，是陽長陰消之地。

西方兌澤，數為七，主金，代表肅殺，是陽消陰長之地。

中間以數五示之，主土，代表本體。

東北艮山，數為六，主土，代表阻礙，是陽死陰旺之地。

西南坤地，數為二，主土，代表高地，是陽衰陰起之地。

東南巽風，數為四，主木，代表變化，是陰死陽旺之地。

西北乾天，數為八，主金，代表動態，是陰衰陽起之地。

不對！他突然發現，書中分明寫了八門，怎麼在洞內看看去總共只有七門？學了這麼久居然沒有發現！

朱仁大叫：「老哥！我們錯了，這裡只有七門！」

雪山子還在沉思：「是呀，本來就是奇門？」

朱仁退到大門口，由左往右，邊數邊說：「你看呀，這四面只有七扇門呀，由左到右分別是開，休，傷，杜，景，死，驚！沒有生門！」

雪山子這才清醒了：「對呀！怎麼會沒有生門呢？我竟然沒有注意到！」

「一定有生門！」朱仁仔細打量，唯一的可能是，生門就是大門。也就是說，在這洞中，只有出去才是生路！

雪山子也意識到了，他一指門框，一道精光射去，壁剝粉落。果然，當壁上青苔地衣盡脫後，「生門」兩字躍然而出。

朱仁喃喃自語：「置之死地而後生！」

雪山子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朱仁順口說：「要離開此地，似應從死門起！」

「從死門起，那死門之前呢？」

朱仁想了一想，說：「照理要依天時，可惜我不懂天時與這些有什麼關係？」

雪山子對這些自是行家，他說：「現在是陽曆二月，中國陰曆是立春，接著是雨水、驚蟄、春分、清明、穀雨……」

朱仁說：「照書上說陽遁九宮是立春八五二相隨，在天盤中，應由坤起。以陽遁順推，顯然是西北方起勢。」

雪山子不同意：「若按陰遁九宮立春二五八，似應由震起。」

「問題是今天的日子，書上說：甲己為符，你知道今天的干支嗎？」

雪山子算了算，說：「今天是戊寅月庚寅日，此刻應為癸未。」

朱仁取過桌上的石碑，根據干支，在十二個石桌上排出地盤來。

二人都是初學，但有實體推演，幾次下來便已得心應手。

最後天地盤一合，證實藏甲在坎。兩人不約而同走到坎門之前，同時用力一推，那門果然咿呀開了。

門內稍暗，但仍有光自天頂透下，二人一看，這洞竟是一個數百級石階砌就的迷宮。走道可容二人並行，兩側巨石堆疊成牆。前進數步，左轉右折，有好幾個下行的去處，隨著山勢由窄而闊。

二人依序把各門打開，門後都是迷宮，只是格局不同。

朱仁說：「看來不懂奇門遁甲之術，進得去有可能出不來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原來這就是當年諸葛武侯行軍佈陣之法。」

「可是當今有各種科學工具，這奇門又有何用？」

「軍事戰爭只是人類競爭的行為之一，奇門當可用在學術、經濟、政治上。」

「可是要學通得下不少工夫。」

「不錯！連插花也是一門學問。」

「插花不用競爭，學好學壞無關宏旨。」

「正是，奇門遁甲與下圍棋一樣，永無止境。」

朱仁想到自己苦心學習的神功，顯然兩者不可兼得，便說：「這樣吧，我們先學學，能夠在這些門戶之間自由出入，對我而言就夠了，你不妨多下點工夫。」

雪山子與朱仁相處數月，已知他在修習自毀神功，良友關心，但他知朱仁一向剛愎自用，只能輕言勸道：「記得你說仇峰曾提過，這自毀神功是他的解脫之道。我知道仇峰之所以良心不安，是他曾經研發氫彈，他需要自毀，你又是為什麼呢？」

朱仁不願承認已有悔意，輕描淡寫地說：「人各有志，再說，我不認為學會奇門遁甲能有多大用處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我早已歸隱深山，用此與人爭勝大可不必，但此中蘊含天機，若能藉此了悟天道，多下工夫也是值得的。」

不久，二人已將各門中的陣圖參透大半。

傷門之中險巇處處，用來禦敵最為適合。

杜門難入而易出，利於防守，兼以其中有不少寬敞的空間，工作起居綽綽有餘。

死門是虛實並容，其中孔洞深遽，一不小心便要墮入萬丈深淵。

驚門正如其名，其中驚險重重，尤其是蟲豸條出條沒，防不勝防。

景門中五花八門，無所不有，一入內常被迷惑，不知所之。

開門、休門中一片空曠，隱隱中別有作用，玄妙未測。傷門內另有機關，也有待研究。只是朱仁自遷入杜門後，也就「杜門不出」，自去修他的神功，留下雪山子一個人堅持著，孜孜不倦地思索個中奧妙。

洞中無歲月，在這二十多年間，兩人功行大進。朱仁外務較多，不時還要回到金星監獄，處理一下各種狀況。

這日，朱仁正在修煉，忽然又接到小胖子傳音，謂有要犯剛自地球送到。朱仁早知大法王盛名，遂請雪山子照應，自己兼程返回金星。

大法王英雄一世，這次卻一舉被擒，連幾個得力助手也一併被送到金星。等被趕入烏風洞，此情此景，情何以堪，法王神通已失，暴怒之下，不住破口大罵。

不是人等一眾也被拘入，見狀說：「大法王，我們無辜受累，現在你我同病相憐，誰也別笑話誰，認命吧！」

大法王怒道：「不要小瞧本法王！本法王只是一時疏忽，遭小人暗算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的眼睛是小，但法王你的也大不起來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什麼法王不法王的，這裡只有太上王。」

不忠人說：「你不是要獨立嗎？有本事讓金星獨一獨！」

大法王見鬼多勢大，忿忿地說：「哼！耍嘴皮子，你們還有什麼本事？」

無恥人嘻嘻直笑：「沒有了！只能打落水狗！」

黑心人把袖子往上一捋：「別老聽其言嘛！乘機先修理修理，報報仇再說！」

法王身邊本有七個鐵衛，五個見情況不妙，早已拔腳先溜了。只有阿辛與莫哈辛兩人一個箭步，擋在法王面前。

大法王嘆口氣，搖搖頭，把阿辛往旁邊一推，挺身而出說：「我阿米哈米不過是想復國明志，過去如果有所得罪，也是迫於形勢，並非本意。如今法力雖失，好漢架不住人多，但本法王也不是怕事之徒，你們誰先上？」

小大人溜到法王身邊，把他的白袍往下一扯。那白袍本是搭在肩上的，哪經得起這一扯動，裡面竟然露出綠花花的內衣來。小大人可樂了：「原來你吃裡扒外，不是正宗的主兒，怪不得黑白不分！」

陰陽人也欺身而上，摸摸內衣的圖案說：「哎呀呀！這是日本人的浮世繪呀！你不是叫哈美嗎，怎麼這麼多面孔？」

黑河中早就萬頭鑽動，都圍過來看熱鬧。

有人大叫：「這人我認識，是哈日族的老大！」

有人說：「他夠資格？太陽是圓圓的，哪有馬一樣的長臉？」

又有人說：「你懂什麼？這叫做『看馬不拉稀』！」

有人問：「什麼卡馬不拉稀？」

一人答道：「就是說好馬只拉乾屎！」

一人嗤之以鼻：「胡說！那是英文，偽裝，窩裡反的意思！」

又一人說：「這叫十字真言宗，吹拍騙到手，搶佔賣了走！」

「什麼十字真言宗？」

「古今中外，功名利祿、成敗得失不外正邪消長。歷代以來，每每有那邪惡乖戾之氣，充塞宇間，伺機而動。其特色是以吹噓一己之能為始；繼而攀拍權要，無所不用其極；然後騙得既有之資源和勢力，這叫做下三濫到手。」

「這種角色一旦騙得權勢，就必須變身變色，才能成為有字有號的人物，故又稱上三混了走！當然，傳統的勢力不會容許，所以要搶；搶了要安排心腹，好全盤侵佔；這樣還不足，最厲害的殺手，是賣得光光，賣臉、賣人、賣理想、賣國家！」

「哇！這不是厚黑正宗嗎？」

「嘿！厚黑幼稚園算老幾！吹、拍、騙不是比厚更厚嗎？搶、佔、賣不僅黑，連吳三桂、汪精衛之流賣國求榮都望塵莫及！」

大法王被這些人修理得氣也不是，笑也笑不出來。倒是阿辛忠心耿耿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這些外行！這位是我們偉大的心靈改革者，摩西摩西大王！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，他就是福田川康筆下，那個在青天白日下，披著羊皮把老羊趕走、把小羊吃光的哈日狼！」

無恥人叫聲慚愧，馬上拜倒在地：「啊呀！失敬失敬！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來您才是我的老祖宗！真大王！」

眾鬼嚇了一跳，忘恩負義之輩也稀里嘩啦地雙雙跪倒，叩頭說：「老祖宗！感謝您開創了千古以來窩裡反的先例，讓天下妖魔鬼怪揚眉吐氣！」

餓死人一副風吹就倒的德行，咳了一聲說：「你們這些沒有出息的活鬼！大王不就是大大的亡國之奴嗎？有什麼用？把人活活地餓死了！大好的江山斷送了！現在和我們有什麼分別？一樣是階下囚！」

一個冷冰冰的聲音由人群中傳出：「誰敢在這裡稱大王？想喝腦髓嗎？」

莫哈辛不得不挺身而出：「是誰這麼放肆？」

那聲音說：「放屁？我們的新大王只放鮮血，專吃內臟！」

大法王知道，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地方，一個不小心老命便難保。他見過各種場面，知道如何應付，便向大家作個長揖，說：

「各位父老兄弟，本人阿米哈米，與一千朋友初來貴地，尚請不究既往，多多照顧。」

冰冷的聲音說：「這才像話！只要你會吹，拍得上新大王的馬屁！把他的資源騙些過來，讓我們兄弟沾沾光，管你哈米還是哈日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這個容易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物以類聚。」

「只怕你又把我們賣了。」

「不會的，本人唯一心願，是到麥加朝聖觀光。」

第二天朱仁一到，小胖子便把法王等人帶到一間軒明几亮、氣派雄偉的大堂。朱仁坐在中間，兩旁檢察長與大法官相陪。

朱仁一拍驚堂木，喚聲：「阿米哈米！」

大法王恭謹地越眾而出：「小的在。」

朱仁笑了，說：「素聞你在人間也有字有號，怎麼這樣恭順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我只知拳頭出權勢，我現在什麼都沒有，只能任憑宰割。」

朱仁笑道：「這就錯了，你不是強調打拚才會贏嗎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那是對傻瓜說的，他們去打拚，我才会贏。」

朱仁點點頭，說：「憑你這句話，就放你回去吧！說不定真能鬧翻半邊天。」

不是人大叫：「大王，不公平！我們是冤枉的，是他先動粗，我們是受害人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大王！要放都得放！光憑他一個人成不了氣候！」

朱仁說：「奇怪？記錄上說你們是對頭呀！」

玩具人說：「對頭是作戲給別人看的！只為了好玩。」

無恥人補充道：「請問大王貴姓大名，只要放了我，我一定把您供在宗廟裡。」

朱仁說：「就稱我孤傲山主吧！」

鬼鬼同心，立刻跪倒塵埃，三拜叩首道：「多謝山主，我們都陽十一鬼永供差遣，絕無二心。」

朱仁早已相透這批鬼的心思，大笑道：「絕無二心？據我看來，你們的確只有一心，是一心為己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山主此言差矣！難道山主不是一心為己？」

朱仁道：「可是我從不說自己絕無二心。」

兩面人又說：「那不表示山主沒有助人為好的二心！」

朱仁點頭說：「你們也回去吧！只是當我需要時，你們得隨傳隨到！」

無恥人說：「這是當然，我們都是傭兵，只要有好處，誰都能指揮我們！」

不是人說：「山主放心，只要您吩咐，我們是火裡去，水裡來！」

大法王抗聲道：「他們可不能代表我！放不放隨你，聽不聽指揮得由我！」

朱仁說：「還是你有骨氣！倒底是一方之霸，連下了台也還有霸氣！」

大法王不屑地說：「什麼霸氣？不過是奴才見多了！」

朱仁想趕回去練功，便說：「你們都走罷！」

大法王還有些不信：「我們真能離開？」

朱仁問：「為什麼不能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電腦當局會放我們嗎？」

朱仁笑說：「在地球上他們管事，在金星是我作主！」

大法王懷疑道：「真的？」

「難道假得了？」

「可是誰會相信呢？」

「管別人信不信？」

「不信很麻煩，會有滿天謠言。」

「要怎樣說人家才相信？」

「如果說賄賂法官，肯定大家深信無疑。」

「那你就說是賄賂吧，免得增加麻煩。」

「你不怕？」

「我怕什麼？你看看這裡什麼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，都是我的人！」

「那你不就是金星王了嗎？」

朱仁見法王的羨慕的表情，不禁問道：「金星王又怎樣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你不知道？沒人能管你，要做什麼做什麼，要去哪裡去哪裡，又不怕閒言閒語。金星上每個人生殺全由你，多愜意！」

朱仁還是不解：「這有什麼愜意的？」

「你不想留名千古？」

「不想。」

「你不想榮華富貴？」

「不想。」

「難道你不想人人景仰？」

「不想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難道你不想隨心所欲？」

「隨心所欲？當然想。」

「那就是了，不做大王，你做得到嗎？」

「當然做得到！我現在就是！」

大法王懂了，說：「那一定是你最有力量的！」

朱仁笑笑說：「你是說我是最強的強者？」

大法王點頭說：「是的，成者為王敗為寇，但是在地球上做不到！」

朱仁笑笑說：「急什麼？總有一天！」

送走大法王，朱仁的觀念也修正了，為什麼不瞭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最強的人呢？至少要先打倒師父，真理教主亨利！

於是他返回朱雀洞，運用意識大法尋找教主。花了十幾天，終於查到亨利的下落。他又全程監控，等待有利的時機，趁著亨利正與衣紅等人鬥法之際，他趕過去想要佔漁翁之利。雖然贏了師父，卻又發現衣紅這一幫人不好對付，連老巢都被發現了。

他與衣紅訂了十一月之約，先穩住對方，魂魄便趕緊歸體，準備應戰。

朱仁知道以對方的能力，後患可期。他便對雪山子說：「下個月我與仇人有約，要在此洞決一勝負，你的奇門遁甲學得如何了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還差得遠！目前我只能運用這八門排些陣勢，若要照奇門遁甲所說，料敵機先尚無可能。」

朱仁的神功未能擊敗那個漁夫，他知道必須利用洞中陣勢誘敵深入，否則在弱肉強食的規律下，他肯定是被食的一方。

雪山子見朱仁憂心忡忡，問：「對方是誰？」

在朱仁心目中，電腦當局應和金星上毫無二致，能夠說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。當時被嚇一跳，那是沒有心理準備的緣故。那麼真正的對方，應該是那兩個道者，其他人是誰卻沒有問明：「我一時糊塗，沒有問他們的姓名！只記得一位叫衣紅的姑娘，和一個叫傻道人，一個叫痴行者什麼的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他們有什麼能耐？」

朱仁說：「他們說已經發現了這個山洞，打算派機器人來炸山。」

雪山子也是一驚：「發現這裡？怎麼可能？」

朱仁說：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我約他們，如果他們找不到，不算我失信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萬一找來了，那一定有麻煩，我們不能不預作準備。」

「我看他們多半找不到。」

「不能這樣說，我們找得到，別人也有可能。」

「那也不怕，這個奇門遁甲陣可以對付。」

「光有奇門還不夠，要有高手主持，否則只是拖延時間而已。」

「我在金星結識了不少高手，乾脆都請過來，搞個開山大典！」

於是朱仁撒下英雄帖，廣邀反對電腦統治的各路豪傑，在山腳和電腦城南側設置接待處，迎接各路英雄上山。

最先到達的是都陽十一鬼：陰陽人，餓死人，玩具人，不是人，兩面人，無恥人，忘恩人，負義人，不忠人，黑心人及小大人。

他們在白衣長老等人離去後，狠狠撈了一些剩餘物資，卻沒有找到滿意的安身之處。九月中旬，聽說人類議會在剛果開會，他們又趕到那裡，看看有什麼油水可揩。雖在地洞裡蒙亞當吳收為義子，結果也不了了之。所以一接到山主相邀的影音，立刻趕來投效。

不是人一上山，剛踏上門外寬廣的平台，就鬼叫起來：「道家七十二洞天！這麼好的洞天福地，怎麼沒有被我們幾個鬼找到？」

朱仁聞聲而出，說：「很好！你們幾個鬼倒先來了！」

不是人見是朱仁，劈口就問：「大法王呢？他來不來？」

朱仁說：「他來不了，人嘛，問題總是多一點！」

雪山子隨後出來，朱仁讓他們互相介紹，又對雪山子說：「他們十一個給你打下手，在地盤中各負責一區，你看如何？」

雪山子搖頭說：「這樣行不通，看他們這副德性，不是好學生！」

小大人最忌諱別人瞧不起他，聞言馬上衝到雪山子面前，厲聲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怎麼狗眼看人低？」

雪山子文風未動，冷冷地說：「不識情理，還能算是人嗎？」

黑心人狠狠地握著拳頭，說：「你這糟老頭也能算是人嗎？」

雪山子皺起眉頭，回身向朱仁說：「就憑這幾塊料，能成什麼事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們有美製最新武器！」

無恥人說：「我們有國產的無恥手段！」

朱仁一正神色，向十一鬼說：「你們放規矩點！」

玩具人大聲嚷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在金星，我們兄弟不得不怕你三分！現在乖乖把山洞讓給我們，好好伺候我們！」

朱仁冷笑一聲，說：「我早知道你們幾個奴才，不來點下馬威不行！在金星你們只是迫於威勢，早知遲早生變。今天你們飛蛾投火，先嚐嚐甜頭吧！」說罷，手一指，一道旋風忽的一起，三旋兩轉就將十一鬼捲進驚門中。

一時間山洞中鬼叫連連，時而啾啾，時而唧唧，此起彼落，好不駭人！

雪山子說：「這倒是好主意，讓他們守驚門，雖無大用，嚇嚇人也好。」

接著，南美洲的巫毒大祭司鄧加、岡沙雷斯黑手黨大頭目卡洛斯、庇連山的毒販弗·貝比托也帶了一批手下來投。

另有反共反霸大聯盟的理事長鈴木小次郎，與其首席工程師鶴見知右，帶領了幾個無影流的高手，連袂而來。

此外，民主自由大聯盟的主席萬事通；新十字軍總司令克魯茲、副司令科庫雪夫；自由性愛合奏團團長史丹·隆納等接踵而至。

也有一些知名之士，如高能物理專家戴維司博士、國際情報專家洛克哈特博士、生態學專家辛吉絲博士；荻苑詩社書主孔無咎、紀來之等人，也都先後到來，無一不是想藉此難得的良機，一顯身手、籠絡人心。

不到三天，朱雀洞中貴賓雲集。朱仁是來者不拒，又從金星調來一批人員及事務用的機器人，來此張羅各種繁雜事宜。

